



類函 百三

二百六九八二  
二百七十九二

4加3  
427  
122





門  
號  
卷

新  
嘉  
坡  
中  
國  
書  
院

新嘉坡中國書院  
此係八明八治  
卅八年八月  
月廿八日  
悼諸同  
郎君田  
所購以贈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九

人部二十八

慕賢

知賢附

忠

慕賢知賢一

**增**禮記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 又曰

慕賢而容眾 家語曰天下之至明能舉天下之至賢

詩傳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大戴禮曰同聲則

異類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

下之豪相率而趨之從其類也 書曰知人則哲能官

人 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唐文

粹李翱曰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



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弗見而已矣

慕賢知賢二

**原**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昔者周公體大聖人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此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自吝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史**記衛世家曰成王封康叔為衛君周公且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 管仲列傳管仲曰吾始因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吾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吾為愚知時有利有不利

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吾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吾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名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嘗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詩**說曰欽社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國語**曰季使舍於冀野見冀缺耨其妻懿之相敬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進之曰臣得賢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



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公使為下軍大夫

奚辭也請老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

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

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

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

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言從義也非上不舉傲上而動也若臨

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史記秦本紀曰百里傒亡秦

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請以五羊皮贖之

授之國政號五穀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

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餽人地名蹇叔

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

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

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

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

是以知其賢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

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

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

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伸節不

為冥冥墮行今伯玉衛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

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



伯玉也反戲之曰非也夫人進觴再拜賀之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謂衛獨有伯玉耳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臣也國有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 史記越世家曰范蠡對越王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 冊府元龜曰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史記曰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

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耶假令晏子而在余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又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國語曰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瘡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詩外傳曰晉平公游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

人部

清鑑類卷二百六十九

慕賢知賢



對曰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之飛不加高損之飛不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乎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新序曰魏文侯致祿百萬於段干木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 孔叢子曰齊王謂子思曰

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焉

史記魏公子列傳云公子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

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漿或作醪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

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

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

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

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

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

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

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



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  
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  
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范雎列傳  
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趙  
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  
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  
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  
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  
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  
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

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  
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  
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  
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 魏世家曰  
三十五年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  
皆至梁 燕世家曰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  
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  
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  
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  
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田單傳曰燕之初



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 騶奭傳曰齊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孟嘗君傳曰秦昭王聞孟嘗君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 漢陳平傳曰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有讒平者漢王疑之以讓無知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 韓信傳曰滕公言信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何聞信亡

不及以聞自追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 張釋之傳曰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欲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後漢張楷傳曰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九

慕賢知賢



仲公趨市 海內先賢行狀曰東漢戴良字叔鸞高才磊落英聲遠播少者懷之長者慕之鄉里縉紳下至黎庶莫敢有爭忿之家 蔡伯喈別傳曰東國宗敬蔡邕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天中記曰客言於何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谷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恭祖仕郡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為父賫書詣勤勤見而察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見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乃歎曰陳仲舉有命世才

王佐之具又見黃叔度於童幼云當為世盛德其後二賢英名並耀於世 謝承後漢書符融見郭林宗便與之交又介紹於李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凰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所致也 漢紀曰陳國童子魏昭常請於郭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洒掃泰許之泰嘗不佳微有疾也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 又曰黃瓊將葬徐穉往



弔哀哭而去陳留茅容追及於塗容為沽酒市肉穉為  
飲食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  
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  
而為季偉飲酒食肉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 許劭  
傳曰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  
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典略曰  
彌衡高論冠世來遊京師詆訾朝士及南見趙戩歎曰  
鐵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 襄陽  
記曰龐德公謂諸葛孔明為卧龍龐統為鳳雛司馬德  
操為水鏡 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天姿聰朗高

峙岳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若  
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 天中記曰黃憲字叔度同郡  
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  
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  
自以為不及既觀其人固難得而測矣 世說曰陳仲  
舉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  
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間席不暇煖  
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又曰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曰  
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又曰漢皇甫規解官  
歸鄉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規卧不時起



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座極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魏略曰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墓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 世說曰有問蔡洪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後又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

裴回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鋤耒以紙札為良田以元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屋宇脩道德為廣宅 又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於總角時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向二童子是誰曰裴王客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須三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王隱晉書曰衛瓘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樂廣竒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續晉陽秋曰太傅謝安見褚爽少時歎曰若



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期生爽小字也 羅含別傳曰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荆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是  
江左之秀豈惟荆楚 晉書顏含傳曰含雅重行實抑  
絕浮僞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  
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 張天錫傳曰天錫  
數宴園池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游行有得  
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  
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  
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庶無遺漏矣 劉孝標辨命論曰沛國劉瓛瓛弟

璉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  
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離風  
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 新唐書杜如晦傳  
曰如晦為秦王府參軍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元齡  
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 唐紀曰狄  
仁傑嘗薦數十人卒為名臣或問仁傑曰天下桃李悉  
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新唐書婁師  
德傳曰武后問狄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  
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與臣同僚未聞其知人也  
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 唐文粹李華曰



房太尉每見元魯山則終日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  
名利之心盡矣 宋史韓琦傳曰琦嘗論近世宰相獨  
許裴度晚與歐陽脩相知屢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  
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歐陽脩今之韓愈也 東都事  
略曰富弼字彥國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  
此王佐才也 性理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  
臺列者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  
議也若乃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  
疵瑕 又司馬光呂公著嘗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  
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其實天民之先覺

聖代之真儒也 聞見錄曰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  
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  
會獨司馬溫公年未及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  
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  
之後潞公不從 宋史范鎮傳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  
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稱曰君實景  
仁不敢有所軒輊云 羅從彥傳曰從彥字仲素朱熹  
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  
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 蔡元定傳曰元定聞朱熹  
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



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 性理朱子曰蔡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 宋史胡安國傳曰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其他無所許可及見安國歎曰吾謂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 金史承暉傳曰承暉生而富貴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 元史廉希憲傳曰世祖為皇弟時希憲年十九入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告世祖

嘉之目曰廉孟子 許衡傳曰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承旨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見衡曰先生神明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陳憲章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為颺言於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

慕賢知賢三

倒屣 覓船 晉王粲傳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  
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歸與之此王公孫也  
遣之憑 劉惔須臾惔傳覓張孝廉船便召同載 執



轡式廬史記信陵君傳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

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勸公子侯生攝敝

轡愈恭新序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廬而式之

座執鞭史記司馬相如并召臨邛令相如謝病不能往臨邛

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詳上二

荀爽嘗謁李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

矣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本名犬子慕蘭相如之為

人遂名增八伯三君

伯秦山胡仲輔之為達伯濟陰下壺為裁伯陳留蔡謨

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黠伯凡

錮傳賈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客鍛賃春

其賢尤加禮待

贈之農不肯受勃曰不受令勃不安農乃受曰為馮翊

乃相報後果為馮翊太守以勃子為門下書佐後漢

梁鴻傳鴻至吳依阜伯通居廬下為人賃春每歸妻為

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

而異之曰彼能使其妻敬之非凡人也

榻徐稱別傳稱亡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

思賢亭郡守中記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舉高潔之

置一榻又

蘭臺聚龍門遊

薛宣丞相張既方伯

傳宣為不戒承卿遊

宣字也三輔決錄張既字德容世寒素兒童時功曹

游殷察之邀既過家設饌其妻笑之殷曰方伯器也

薦楚為漢興太守既

天下長者江東奇才

人部

崇賢知賢

崇賢知賢



給一見鄭康成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  
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金陵志張溫使

東菰蘆中生此奇才江琴瑟不御羔鴈成羣家語  
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曰其衛靈公乎大

夫史鱒以道去衛靈公却舍琴瑟不御臣以此賢之不  
亦可乎先賢行狀陳元方至德絕俗與父寔高名並

著而弟謙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稱三君  
開閣待士立苑招賢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

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又文白鶴朱霞光風  
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又文白鶴朱霞光風

霽月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  
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皆所不及宜當

為先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  
後蕃對曰閣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義禮之俗

所謂不扶自直不鑿自剛至於解者爰自元禮居上  
江南甲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阿平絕倒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  
舉強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

論彌日信宿敦顛調僚屬謝鯉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  
中朝此子今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求為小縣追至東海晉石苞傳苞字仲容嘗見吏部  
人當相引在朝廷何小縣乎漢趙咨傳咨拜東海相

之官道經榮陽令敦煌曹馬路迎謁候咨不為留馬送  
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

平輿二龍洛陽雙璧世說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  
龜買禎為洛陽令陸暉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瓊樹

時譽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年老更觀雙璧  
人部尉蓋頁卷一百六十九 慕賢知賢



瑶林 金山玉海 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瑶林

傳五經博士明山實表薦異於梁武帝曰異年時尚少

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開有對賓之色器宇宏

深神表峻峻金山方丈緣陟未登玉海千人之水鏡

尋窺映不測觀其素行非惟十室所稀

汝等津梁 世說衛伯玉見樂廣而奇之曰此人之

至嘗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紳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

為汝等將來之津 入錢不得 穿壁以觀 晉書阮脩

梁也其見重如此 入錢不得 穿壁以觀 晉書阮脩

貧入錢而不得 南史陸慶少好學節操甚高陳永陽

王為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

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詣焉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

不可測嚴君平觀陸慶風神凝峻殆 惟歎長史 先禮

郭隗 晉書謝鯤傳鯤為王敦長史時王湛在敦坐見鯤

談話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其為人

所慕如此 接迹於道 爭趨其門 唐書陽城傳曰城

者接迹於道 又大曆中楊結為相德望日崇 李公

天下第一 黃童無雙 唐書李杞為盧杞所惡使蕃酋長曰

黃香傳香性至孝博學經典究精道 此皆南金 所

謂國寶 名號為五俊初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此皆南

金也 魏志邴原傳崔琰曰徵士邴原 飲食必祝

鄙吝復萌 司馬光行狀溫公歿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

京師時畫工有致高者 後漢黃憲傳陳蕃周舉相

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恥不及門 喜而倒屣 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出其門

為恥 邴康節慕志康節嘗以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

慕賢知賢



莫名其器

每從之遊

世說王公巨源如璞玉

器又裴國寶特為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萬子父安

知緩緩自汝南管鑰天下楷模海內先賢傳許劭

乃希世之偉人也又劭別傳曰劭少時子微便云此賢

當持汝南管鑰後漢黨

越世家越王勾踐反國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

醉不覺霜臺籠日暑月懷冰與世說望蔡侯謝叔源

名時人目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目康樂稟凜如霜臺

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

顏回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答曰坐無尼父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亦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下車知伯玉一坐別

馬別張鷟鷟之網非所能羅聞芝蕙之香久而彌

盛之網所能羅也

而為名賢所慕能

烈芬芳久而彌盛

桑中已識士元之異

卓果爾超羣

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

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

慕賢知賢四

玉界尺

之師表

年十四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若武庫 晉裴頠傳周顒見裴頠歎曰 割啗牛心 義晉王

傳義之 年十二嘗謁周顒義之於時重牛 室邇人遐 阮孝

山北斗 行學淵海自韓愈歿其言盛 室邇人遐 阮孝

緒傳孝 緒屏居一室未嘗出戶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

遠其為 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 其室雖邇其人甚

風譽者 莫不懷刺劍在望塵而慕 以為覆蓋 郭泰

秀立高 峙澹然淵渟九州之十悉懷宗仰以為 覆蓋 郭泰

嘗伯有 慚唯為郭先 如舊相識 晉書陸機與弟雲俱

生碑頌 無愧色耳 後漢茅容傳容時與等輩避雨樹

其名如 林宗起拜 下衆皆去 跪容獨危坐愈恭 林宗

自以 蓬與共言因請寓宿日 容殺雞以供其母 臣

不如亮 曰世說明帝問謝鯨君自謂何如庾亮答 常成

泥濘 賈黃中譚錄白傳葬龍門山四方過 當作國士

世說李 元禮同縣 聶季實小 家子不敢見 元禮杜周甫

知季寶 賢不能定 名以語元 禮元禮呼見 坐置砌下牛

衣此一 與言即 決汝南 月旦 後漢許 劭傳初劭與從

論鄉黨 人物每月 且輒更 其品 齋酒半 途晉陶潛傳刺

題故女 南俗有 月且評 焉 齋酒半 途晉陶潛傳刺

口訥心 辨後漢 劉儒傳 郭林宗 嘗謂 未有此 郎書

高孝基 見房元 靈曰僕 觀願為 我言唐 紀李吉甫 同

舍人裴 增曰胡 廷後進 罕所按 識君有 精鑒願 悉為我

稱吉甫 一日千 里後漢 王允傳 同郡 郭林宗 嘗見允

為得人 乘為門 士漢紀 鄢陵 庾乘 少給 事縣庭 為門士 門卒

也 乘為門 士漢紀 鄢陵 庾乘 少給 事縣庭 為門士 門卒

人部 慕賢知賢



也 孤松獨立 世說山公曰嵇叔夜 霄漢喬松 記郭

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餘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阪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喬松之在霄漢 景星鳳凰 韓愈與李拾遺

慕賢知賢五

**增**詩 晉左思詠史詩曰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緹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增**詔 漢高帝求賢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

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絕也賢人已與吾共乎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增**書 晉司空張華與褚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顧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 習鑿齒與桓祕書曰吾來達襄陽觸目悲感從北門入西望隆中



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躕慨爾而泣 唐李白與韓荊州書曰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 宋歐陽脩答范龍圖辭辟命書曰執事忠義之節傳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至於游談布衣

之賤往往竊托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之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

**增**序宋程頤序明道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論**唐李華三賢論曰予兄事元德秀而友蕭劉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

**增**碑漢蔡邕郭有道碑曰先生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矣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於時纓綏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

忠一

**增**說文曰忠敬也 **原**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 又

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增**易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書曰顯忠遂良 又曰為下克

忠 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禮記曰善則稱君過

則歸已則民作忠 左傳趙孟曰臨患不忘國忠也

**原**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 **增**史記肥義曰難至而節見忠臣也

樂毅傳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魯仲連傳曰忠臣不

先身而後君 漢谷永傳曰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

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 劉更生上封事曰忠臣雖在



洪鈞卷一百一十九  
三  
猷猷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晉書譙王承曰赴君難  
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亦復何求 唐紀太宗曰  
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宋紀司馬光曰忠臣之事  
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  
者不勸而遂 真德秀曰自古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  
者必勸之以躬攬萬幾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  
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  
王子牙子曰忠則無二心 鬻子曰君子能必忠而不  
能必入 桂巖子曰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為忠也  
抱朴子曰竭身命以徇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

文中子曰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  
輔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  
馬融忠經曰忠也者一其心之謂也為國之本在忠忠  
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 宋歐陽脩曰人臣  
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 又曰士不忘身不為  
忠

忠二

增賈子說文曰舜以銀策書功臣忠臣之名 漢書東  
方朔傳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  
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



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

唐書忠義列傳曰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  
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慚德而夷齊為得仁  
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  
與 **原**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

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  
怨之下忠也若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  
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矣 **增**史記蔡澤傳曰

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豈不以忠聖乎 性理西山  
真氏曰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

以聲色游畋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

左傳曰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石碏  
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四年州吁弑桓公而立州  
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  
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臣使  
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  
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  
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  
石碏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  
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原**又曰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居無猜貞也 又曰晉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增**

國語曰晉文公誅觀狀

觀狀謂觀駢脅也

以伐鄭曰與我詹

而師還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

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智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不殺厚為之禮而歸之 **原說**苑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諫者死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不諫非忠也乃諫左傳曰楚子滅若敖氏其孫歲尹 歲尹官名 克黃使于齊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歲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司敗 又曰季文子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幣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



相三君矣而無積可不謂忠乎 又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增**史記齊世家曰景公立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獲惟忠於君利社稷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之崔杼曰忠臣也 **原**家語孔子曰晏子於君為忠臣 晏子梁丘據問於晏子曰子之事君君不同心而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增**左傳曰初伍員為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子勉之子能

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如是七日秦師乃出 公羊傳伍子胥曰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不為也 莊子曰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蓁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左傳曰魏獻子為政謂賈辛為有力於王室舉之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史記屈原

人部

淵源類編卷二百六十九

忠

臣



傳曰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原**史記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曰事已急請為王誑楚王可間出紀信詐為漢王乃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項王燒殺紀信 **晉**漢紀曰蘇武使匈奴徙北海上李陵說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 漢書朱雲傳曰成帝時丞相安昌侯張禹位特進甚尊重

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原**龔勝傳曰王莽遣使者迎勝以印綬就加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 **晉**鮑昱傳曰昱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上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問故事通官



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  
帝報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

**原蜀志**

曰初諸葛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子孫衣食自有餘至於臣在外任隨身衣食悉仰於官  
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及卒如其所言

晉書周處傳曰齊萬年作亂處為建威將軍以兵五  
千受夏侯俊節度處遂進軍大戰奮劔慷慨仰天歎曰  
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身為大臣  
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增**周顛傳曰王敦作逆

顛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大廟顛大言曰天地先帝之

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  
當速殺敦毋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以戟傷其口不  
得復言血流至踵顏色不變觀者皆為流涕 東坡志  
林曰晉郗超為桓溫心腹以其父情忠於王室不使知  
之將死出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思我眠食大減  
即出此書不爾焚之後方回見書曰是兒死已晚矣不  
復念惜可謂忠哉 晉書張重華傳曰石季龍使麻秋  
陷大夏秋令宋宴以書誘宛成都尉宋矩矩曰辭父事  
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背主覆宗  
倫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而自刎 異苑曰潯陽周虓



寧康中鎮巴西為苻堅所獲守節不屈而卒殮已經旬  
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燒屍歛迴眸鬢髮張裂睛瞳明  
亮迴盼屬堅堅覩而稱嘉厚加贈賻 晉書王諒傳曰  
梁碩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  
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左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  
斷辭何有 辛憑傳曰燉煌太守辛憑惟有一子髦至  
狄道省墓遇辛宴反叛為晏所執憑勸張茂討晏茂曰  
髦在彼如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 宋書徐廣傳  
曰廣當恭帝遜位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  
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

運身世荷晉恩實眷戀故主 陳書岳陽王叔慎傳曰  
荊州刺史陳紀降隋滿城將士莫有固志叔慎乃置酒  
會文武僚吏酒酣呼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  
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  
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  
縱其無成猶見臣節軍門面縛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  
可猶豫 北史王思政傳曰思政馳驅有事之際慷慨  
功名之會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脩守  
禦之術以一城之眾抗傾國之師率疲駘之兵當奮勁  
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貫乎本朝聲義動



於鄰聽運窮事處城陷身因壯志高風亦足奮乎百世矣高允傳曰魏主曰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後周書令狐整傳曰太祖時整以國難未平常願舉宗効力太祖常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今卿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太祖稱之云隋書盧楚傳曰楚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幼主及王世充作亂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約社稷有

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遂被害唐蘇世長傳曰高祖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謂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幾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計忠矣王行敏傳曰武德四年行敏督兵徇楚趙與劉黑闥戰破之既而為賊所執縛之麾下終不屈賊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心惟陛下知之唐紀曰太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文德后問為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唐書魏徵傳曰徵嘗謂太宗曰臣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尸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 房元齡傳曰元齡寢疾抗表諫征高麗上謂公卿曰彼病篤尚能憂我國家 薛仁貴傳曰高宗幸萬年宮山水驟至夜突元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紙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 鄭惟忠傳曰惟忠以制舉召見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為忠

對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用之後復以待制召武后曰非嘗於東都對忠臣者乎 安金藏傳曰金藏在太常工籍時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後臣問狀左右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剗腹中五臟並出武后聞大驚輿至禁中命醫內五臟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傳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 郭子儀傳曰天寶末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游而子儀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慕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



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敵壓以至誠猜忍  
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 唐  
書顏真卿傳曰當祿山反哮噬無全魯公獨以烏合嬰  
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為奸臣所擠  
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顏杲卿傳  
曰杲卿為常山太守史思明攻常山杲卿晝夜戰井水  
竭糧矢盡六日而城陷被執賊脅使降不肯取少子季  
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爾子杲卿不答遂殺之杲卿  
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  
罵曰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汝反耶

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口  
賊鉤斷其舌 張巡傳曰巡守睢陽士多餓死存者皆  
瘃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軍終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  
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  
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  
掘鼠煮鎧弩以食 又曰南霽雲請救於賀蘭進明進  
明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  
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  
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  
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



指一座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四射佛寺浮屠矢  
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韋處厚  
傳曰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  
謂以堯事君者耶 韓愈傳曰愈上表極諫佛骨帝大  
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罪裴度崔羣曰愈言訐悟罪之  
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諍  
唐紀曰劉闢反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怒將斬之陰  
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  
蘊叱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項豈汝砥石耶闢曰忠烈士  
也 宋史田重進傳曰太宗居藩邸時愛重進忠勇嘗

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何為不受重進曰  
為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耳卒辭不受 寇準傳曰準  
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  
令帝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  
得魏徵也 宋紀曰韓琦請罷新法帝袖其疏以示執  
政曰琦真忠臣在外不忘王室 墨客揮犀曰包拯自  
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近侍以為難帝曰忠鯁之言固  
苦口而逆耳蓋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 國憲  
家猷曰宋張康節為御史中丞論宰相不已上曰卿孤  
寒殊不自為地對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為知



海鏡錄卷之六十九  
已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自孤寒也上驚問對曰  
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  
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為孤寒臣之所不解也宋  
紀曰宣仁太后謂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  
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  
道卿當思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又曰哲宗時安置  
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  
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  
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  
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

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  
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  
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宋史岳飛傳曰秦檜  
以飛終梗和議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  
怨諷卨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  
檜志未伸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  
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  
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  
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韓世忠傳曰世忠性慤直  
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時岳飛冤獄舉朝無



敢出一語世忠獨能攫檜怒 楊邦乂傳曰邦乂知溧陽縣金人濟江邦乂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宋朝鬼不為他邦臣金帥完顏宗弼遣人說之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翌日宗弼宴於堂上立邦乂於庭劉團練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之曰若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大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後又大罵宗弼殺之剖取其心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乂忠節顯著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為國死節不可不厚褒錄以為忠義之勸因贈徽猷閣待制 趙鼎傳曰鼎為中丞詹大方誣貶吉陽

軍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金史畢資倫傳曰泗州破資倫為宋軍所執說之降不屈宋人以資倫忠義欲活之鈐以鐵繩囚於鎮江土獄脅誘百端時一引出問云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 完顏陳和尚傳曰元兵破鈞州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統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將欲降之斫足脛不為屈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



不絕元將義之酌以馬湏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  
我得之 元紀曰參政魏天祐逼謝枋得之北行也與  
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初甚容禮久不能堪  
乃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  
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  
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後皆不失  
為忠臣王莽篡漢二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  
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  
棺事始定參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  
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

時枋得復何言哉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  
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  
四月朔至燕京越五日死於驛 文天祥集曰元主名  
天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天祥  
曰願賜一死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面再拜  
殺於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死矣元主臨朝歎曰文丞  
相真男子本朝將相皆不能及可惜也 元史郭嘉傳  
曰遼陽陷嘉竭家所有餽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  
祖宗有勲王室今之盡忠我分內事也况守此土當死  
生以之賊至力戰而死 喬彞傳曰至正十八年賊陷



晉寧城彛整衣冠聚妻子家有六井彛坐井上令妻子  
婢輩循次投井中而死已隨赴之 元紀曰余闕守安  
慶孤城六年號令嚴而信與下同甘苦嘗以病不視事  
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又嘗臨陣矢  
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  
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  
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  
闕入朝以國步危感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及  
友諒合諸寇來攻闕知不可為引刀自頸墮清水塘中  
妻子女俱赴井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於西門

外 伯顏子中傳曰子中仕元累遷吏部侍郎持節發  
廣東何真兵救閩至則明將軍廖永忠已降何真子中  
跳墮馬折一足至軍前永忠欲脅降之終不屈義而舍  
之乃變姓名冠黃冠游行江湖間太祖求之不得簿錄  
其妻子子中竟不出嘗齋鳩自隨有急則死之久之事  
寢解子中乃還故里洪武十二年詔令郡縣舉元遺民  
將官之不應者論重辟布政使沈立本密言子中於朝  
詔以幣聘使者至子中太息曰死晚矣為歌七章哭其  
祖父師友飲鳩而死 蔡子英傳曰子英永寧人元至  
元中進士元亡從擴廓走定西明兵克定西擴廓軍敗



洪錫英 卷二百六十九  
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太祖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賃春關中久之復為有司所跡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熱火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太祖命脫械以禮禮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帝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君耳帝知不可奪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從故主於和林 花雲傳略曰雲為樞密院判守太平陳友諒攻破其城縛雲欲降之雲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賊碎其首懸

於舟檣叢射之 方孝孺傳略曰成祖即位詔召孝孺三降詔而後來以衰經見成祖怒曰何為著此孝孺曰吾君亡安得不為衰經乎成祖曰汝不屈我乎孝孺曰死則死耳何肯為汝屈哉成祖大怒命割其舌孝孺大罵不已且以指染血書燕賊二字成祖益怒誅及十族 練安傳略曰文皇即位縛安至出語不遜斷其舌文皇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安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血入於磚滌之不滅 鐵鉉傳略曰燕王正大位鉉被執入見背立庭中正言不屈割其耳鼻終不回顧成祖怒嚙其肉納鉉口令啖曰甘乎厲聲曰忠臣之



肉有何不甘至死罵不已命盛油大鑊投屍煮之撥使  
北向展轉向外更令內侍以鐵棒夾之北向成祖笑曰  
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沾內侍手皆爛咸棄棒走  
骨仍外向乃葬之 胡閏傳略曰成祖入京首召方孝  
孺草詔繼召閏閏衰經慟哭聲徹殿庭左右令易服曰  
服不可易成祖以族誅恐之閏不為動命武士擊其齒  
齒盡抗聲不絕 景清傳略曰文皇入京諸大臣多死  
清獨降王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王既即位欽天監奏  
昨夜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帝疑之適清緋衣懷利刃  
入欲行刺搜得被縛清躍起罵曰吾所以不死者欲以

報仇也豈肯北面事亂賊耶命抉其齒且抉且罵血噴  
御衣帝益怒命割膚剔肉刷以鐵帚貫之以芻繫長安  
門是夜帝夢清遠殿追逐心惡之旦日輦過屍側繩忽  
斷屍行三步作犯駕狀乃焚之而滅其族 陳迪傳略  
曰成祖入正大統召迪責問抗聲指斥不為屈與子鳳  
山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鳳山大呼父累我迪叱勿言  
嫚罵不絕口命羹鳳山等舌鼻與食迪曰忠臣孝子肉  
非亂臣賊子比也比死罵不輟聲 于謙傳略曰英宗  
北狩朝野洶懼謙獨任兵政內繕守備外安巖疆人心  
恃以無恐無何也先擁數十萬衆直逼都城戰却之謙



於王事止宿朝房未嘗歸私第自奉菲薄不異寒士天下莫不稱其忠 鍾同傳略曰景帝時懷獻太子死同上疏曰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宜蠲吉具儀請沂王復儲位後羣臣言者相繼下詔獄或予杖左右言事由同倡罪當死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之同竟死初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起同叱之曰吾不畏死爾奚為者馬猶盤辟再四乃去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英宗復辟亟歎同忠臣忠臣 楊瑄傳略曰瑄子源為五官監候正德初劉瑾等亂政源數因事納諫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為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

瑾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其妻斬蘆荻覆之葬驛後 世廟識餘錄曰海瑞為戶部主事上疏言時政激切世廟閱之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 明紀編年曰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劾嚴嵩專政誤國十罪世宗怒命杖一百血肉忿起乃下刑部擬罪有臨刑詩天下傳誦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為嵩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

人部二十九 忠 忠孝 附 忠義

忠三

**令德** 高行 左傳忠為令德 **管** 城郢 **復陳** 左

楚子囊城郢事詳忠二 **管** 家語孔子讀史至此 **元氣** 楚復陳歎曰非申叔時之忠不能建此義

**要言** 明文則徐有貞曰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 **擲旗** 宋史岳

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忠 **製旗** 擲旗 宋史岳

高宗手書岳飛精忠四字製旗以賜之 **擲旗** 宋史岳

徐徽言以去金將妻宿酒以杯擲妻宿遂殺 **衛社稷**

之粘罕聞其死責妻宿曰奈何殺忠義人 **衛社稷**

**竭股肱** 漢紀忠臣社稷之衛 **竭股肱** 蜀志諸葛亮傳先主







元蔡子英舉進士累遷顯官元軍敗械送京師授以  
官不受退而上書謂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不二

北遷不食 西顧寬憂 宋張叔夜傳叔夜既北遷道中  
矣叔夜嬰然起仰天大呼而卒又趙鼎傳鼎都督川

少顧之憂 東蒲為身 奪笏中額 唐紀高重捷與李  
輔其首而去上哭之盡衣結蒲為首而葬之

亦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 更衣酌酒 投筆抽刀  
然奪源休象多擊此中額 倫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

歸書紀金人欲相劉翰給曰倫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  
表曰臣奉職不稱孫述使客刺來歛未即死自書

北關 置眼東門 漢蓋寬饒傳寬饒奏封事時執金吾  
聽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此關下鄭昌頌其忠上不

者曰必取吾眼置也 再拜書壁 三呼過河 元閔本  
東門以觀越兵入也 再拜書壁 三呼過河 元閔本

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閔本夫妻死處宋紀宗澤  
憂憤成疾咏杜甫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

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下  
書著姓 御札賜莊 韓世忠嘗議買新塗縣 劉氏鴻書

聞之御札賜世忠 惟有此子 是乃吾兄 韶傳高祖  
謂世宗曰唐紀李希烈反遣顏真卿宣慰之與朱滔等四

此子宗曰唐紀李希烈反遣顏真卿宣慰之與朱滔等四  
使同宴也真卿叱曰汝知有罵祿太師遂至是顏杲卿乎

是乃吾 攜家入山 擲器于地 漢卓茂傳陳留人蔡  
兄也 昔曾子易簣不受季孫之賜吾策各漢室其

仰天歎曰昔曾子易簣不受季孫之賜吾策各漢室其  
可事二姓哉遂攜家屬逃入深山 唐紀安祿山宴羣

臣于凝碧池盛奏眾樂工雷海青 羝乳得歸 馬  
不勝悲憤擲樂器于地西向慟哭

人部 州監領志卷三百三



潼以祝漢蘇武傳匈奴徒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

因以是姓無諱我名唐員半千傳半和尚事詳忠二

韓世忠傳世忠常戒家人曰我名世忠比于有知

子胥忘號唐書周憬謀殺武三思事也憬入比于廟自

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子胥盡忠而忘其善稱號顏思古

穿膝暴風靜馬行史記趙世家昔吳入郢楚冒勃蘇

秦朝也于求救秦王出卒萬人故與馬自止策之不動有旋

羅曠卒于軍事樞還京無故輿馬恨小冠未平邪尋即

除殄無為戀恨即悲歎履正奉公寧家安國漢紀

靜馬行見者無不悲歎履正奉公寧家安國漢紀

為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

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寧家安國漢紀

傳帝委政于導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寧家安國之計

乃作兒女握節墮難攜具盡歡晉何無忌傳無忌

子相對邪握節墮難攜具盡歡晉何無忌傳無忌

蘇武節來遂握節墮難攜具盡歡晉何無忌傳無忌

之從容盡歡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乃縊而死蘇賢

吟夜泣血碧心丹戰國策吳入郢楚冒勃蘇走乞師

乃出復楚國遂昌錄宋鄧臣力既竭王道以

刻文丞相贊曰血化碧兮心丹臣力既竭王道以

清唐紀尹子奇圍睢陽久城中食盡將士病不能戰張

厲鬼以殺再拜曰臣紀范旁曰農夫去乃起此論終

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乃起此論終

不為言漢紀劉向以王氏權太重乃集上古以來災祥

王氏權天子之心知向忠為期門僕射從征伐與張宗鮮于褒

人部

忠

忠

忠

忠

忠



不相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汎杜禽與  
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  
忠其登樓望闕一斬馬斷弓宋圍陳寅知西和州元  
望闕焚香號泣再拜伏劍而死北史乙速孤保登樓  
梁將蘭欽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將敗仰天  
大哭曰此馬我所乘此弓矢天恩賜而死埋土半身  
豈可令賊得乎遂斬馬斷弓自刎而死  
投牀不食唐書劉感大呼曰賊為薛仁果所執令  
眾且至勉之仁果怒埋感半身于土中駢殺之數十萬  
廼傳朱泚反廼開車駕如涼州自投于牀拊膺呼天不  
卒食汗流墨馬表達木驚走所乘白馬極駿慮人誠  
之以墨塗黑既而行遠馬汗流墨脫竟為人所踪跡于  
執不屈而死北史堯君素傳大業末君素拒義師于  
河東時圍其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鸞置表于頸具  
論事勢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  
息而歎百舉必脫三相無私言百舉必脫註謂忠臣之

免子禍也左傳深室納饋中流擊楫左傳晉伐  
季文子事詳忠武子職納素饋馬晉紀祖述為豫州  
歸置諸深室甯武子職納素饋馬晉紀祖述為豫州  
刺史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述不  
能清中原而復不顧宗親惟書甲子東觀漢記王  
濟者有如大江不顧宗親惟書甲子東觀漢記王  
都大姓馬寵開城納之收李忠母妻子令招忠時寵弟  
從忠為校尉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手中殺  
其弟何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謂之曰  
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若母妻子忠曰蒙公厚恩忠  
得效命誠不取身後代所著文章義熙以前則明書晉氏年  
補取復屈身不取身後代所著文章義熙以前則明書晉氏年  
號自永初以來死國黃衫沖天白氣遠東之役鐵杖傳  
惟云甲子而巳死國黃衫沖天白氣遠東之役鐵杖傳  
杖為先鋒謂其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我受國厚恩  
今是死日惟見白氣冲天聲響必應農織皆知  
劍督戰賊突前搏刺聲響必應農織皆知  
殺之無血惟見白氣冲天聲響必應農織皆知  
子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應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  
疾徐必相應也漢龐參傳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  
人部

自益負而卷三十一

忠

五



輸誠魏室 盡力皇

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麗參竭  
 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  
 家北齊楊愔傳愔謂鞏世榮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  
 也家亡國破一至于此得自縊一縷傳首而去君之惠  
 反世祖乃知曰清河王岳傳岳被高歸彥譖憂悸而死後歸彥  
 我骨 焰中端笏 車旁掛斤 宋史尹穀擢知衡州需  
 請為參謀穀知城危朝服望闕拜已縱火自焚鄰家救  
 之火熾不可前但于烈焰中遙見正冠端笏危坐闔門  
 皆死 晉易雄傳王敦作逆湘中城陷雄被執不屈敦  
 憚而釋之眾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夫肉必有  
 筋筋者斤也車旁有 執刀按膝 鑿池扁亭 通續文獻  
 斤吾其戮矣尋被殺 達魯花赤明兵下福州興化泉州  
 里彌實初為漳州路達魯花赤明兵下福州興化泉州  
 皆納款送里彌實仰天歎曰有死而已及聞招諭使者  
 至乃具公服北而再拜引斧斫其印文又大書手版曰  
 大元臣子即端坐拔所佩刀刺喉中心死既死而手猶  
 執刀按膝儼然如生 後開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  
 破襄樊乃鑿池芝山後開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

及城欲破遂赴止水死左右及了錫相繼投沼較之  
 中積屍如壘翼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驗葬之

張許 過于段顏 宋蘇緘傳邕州城陷緘舉家自焚諡  
 忠 以昨陽蔽濶江淮較之卿父不能過也宋人張巡許遠

忠貫日月過于顏真卿段秀實 吾不能全 公何相  
 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 吾不能全 公何相

迫 晉賈渾傳劉元海作亂遣將喬晞攻陷介休渾抗節  
 不降由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苟求生以事賊何面目

以視息世間哉 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契丹邪遠屢  
 勸敬達降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契丹邪遠屢

德光聞敬達死 杜門自絕 應弦而倒 莽纂位遣使  
 齋其忠而葬之 杜門自絕 應弦而倒 莽纂位遣使

素傳河東圍甚急君素卒無降心其妻至城下謂曰隋  
 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 歸第整衣 得書

非婦人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 歸第整衣 得書  
 投廁 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 五代唐姚洪傳洪

人部 附益真高卷一百一十一 忠 六



成閩州董璋反以書招洪得書投厠中州破執洪  
 罵曰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鑊于前  
 封肉而食之多謝相公但知天子淮西紀韓弘不願  
 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宋史田重進事公光顏以  
 有馬何為舉牀以鬪晉紀永興元年徵前侍中  
 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  
 以之佳馬何為五代史周兵攻唐楚州張彥卿固守  
 不周主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人  
 衆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鬪而死所部千餘人  
 至死無氣作山河心如金石宋趙鼎傳鼎為秦檜  
 一降者氣作山河心如金石所陷鼎傳鼎為秦檜  
 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王常傳光武謂羣臣曰王常輔翊帝室心如金石真忠  
 臣不惜百口豈顧二兒山堂肆考魏以崔楷為殷  
 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  
 忠而全愛也遂追還將士爭奮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

屬何愛一身綱目王世充使卿東往如卿二兒何通曰  
 子存洛唐主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往如卿二兒何通曰  
 臣分當就死何足下盡節今拔劍割雁鬻指書帛  
 得備先驅二兒何足下盡節今拔劍割雁鬻指書帛  
 明孫炎傳炎授處州總制雁所執以燭雁斗酒暇炎  
 曰以此與公訣拔劍割雁雁所執以燭雁斗酒暇炎  
 劉士昭謀復太和縣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叩馬而  
 生為宋民死為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叩馬而  
 諫設像以朝君可謂仁乎左齊而諫曰臣  
 義士也扶而去之唐書令狐潮雅有太公曰此  
 白張巡以兵勢不敵唐書令狐潮雅有太公曰此  
 子書像率將士斬之人皆泣巡引六含笑入地何  
 將于前貴以大義斬之人皆泣巡引六含笑入地何  
 面戴天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府金將圍城重度不可支  
 我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  
 齊書趙郡王徽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  
 令國家授非吾志也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  
 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  
 人為善則一矢節成雙志晉



秦始二年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  
 天下之善一也宋史趙昂發通判池州攝州事元兵  
 薄州城昂發語其妻曰吾不當去汝先出走妻曰君不  
 忠臣我獨不能降夫忠臣婦手昂發乃大書几上一志  
 可叛城不可降夫忠臣婦手昂發乃大書几上一志  
 妻同死節義成雙從容以就嗚而來鄭玉歛縣  
 人明兵至守將欲死之玉曰我既不得怏慨殺身以勵  
 風俗猶當從容就死以全節義萬死唐書南霽雲至睢陽  
 與張巡計事睢陽被圍來者乃南霽雲一書南霽雲至睢陽  
 數日無敢應俄有暗鳴而來者乃南霽雲一書南霽雲至睢陽  
 留自許何在使張巡要當立效以報曹公受劉將軍  
 恩誓以共死吾終不張巡要當立效以報曹公受劉將軍  
 言報操操義之唐書張巡與許合舊至城下說巡不謀奴  
 令狐潮舉城附賊潮與許合舊至城下說巡不謀奴  
 巡曰君生乎以忠義自許與樂毅之朝也若復得  
 隸勿負朝廷之事昭王猶今日之朝也若復得  
 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使往慶陽城下諭降  
 忠植為叛將趙惟清執趙之奴隸使往慶陽城下諭降

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留臣無益  
 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英發捨之無以佐  
 惟公所使中興今羅綱留臣無益力求去不許唐  
 書新語張柬之謂李多祚曰將軍威大帝殊澤能有報  
 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將軍誠能  
 報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利王室惟相公所其膽如  
 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立盟誓義形于色其膽如  
 斗有鏃盈升如說畧宋張世傑覆舟死屍焚島上其膽  
 將成敗再與兀術戰死得屍焚之有箭鏃二升報  
 國後再與兀術戰死得屍焚之有箭鏃二升報  
 將皆聽命吾不忍為宋紀宗澤將謂曰汝等忠義  
 心當協謀勦敵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又  
 蘇軾自湖赴獄親友皆絕交道出廣陵鮮于侁往見之  
 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識久其所往來文字書簡  
 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簡  
 忠義分也若蒙公恩謂畢吾事獲魯充飲之酒曰  
 則所願也若蒙公恩謂畢吾事獲魯充飲之酒曰



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不敢求生若蒙  
 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宋史文天祥臨刑時從  
 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其衣帶中有贊云不知有異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皆笑為狂** 宋紀真宗以王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  
 自異邪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  
 已不知異也又宗澤前笑以為狂張慤為黃潛善汪伯彥  
 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天下不足定矣  
**相聚如莒** 北史帝西遷裴俠妻子在東郡鄭倕謂俠  
 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不足定矣  
 子徐擇木焉俠曰既食人祿寧知烏之集何如東就妻  
 關而于燕况在位食祿者乃校亦為請臣不得默  
 相聚如莒洪皓在位食祿者乃校亦為請臣不得默  
 宋紀宋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為昭跪請得流遞冷山將  
 殺之旁僕射梁喜等言于秦主興曰君臣之義不薄于  
 晉紀秦僕射梁喜等言于秦主興曰君臣之義不薄于  
 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願損

其成權非特安弼 哭授李石 歎呼別成 彙書田布  
 乃所以安社稷也 不取忘死願速救元翼無使忠臣  
 為書謝帝曰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無使忠臣  
 義士塗炭于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引刀刺心曰  
 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漢書傅燮為漢陽太守城  
 被圍燮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  
 能屈欲令棄郡而歸言未終燮慨然而 常披破葛衣  
 歎呼幹小字棄郡而歸言未終燮慨然而 常披破葛衣  
**皆呼老鍋匠** 明別成汝知吾必死邪 帝即位許又建文四  
 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燕王入京即帝位傭披葛衣  
 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傭雖寒必覆故葛衣葛  
 衣益破縷縷竟不肯脫 又補鍋匠不知何許人請難  
 時往來夔慶間補鍋皆呼為老鍋匠夔州中有馮翁  
 者遇之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且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矣  
 竟日語已又相持哭且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矣  
**置酒會僚吏** 炳香讀道書 慎事詳岳陽王叔  
 其終知 置酒會僚吏 炳香讀道書 慎事詳岳陽王叔  
 一統志宋徐道明常州人為天慶觀道士元兵圍城道  
 明謁郡守姚僔曰君侯計將安出僔曰死守而已道明



元兵屠城道明危坐燭香讀老子書不為動遂死焉  
孝寬則可為尉佗不足法明文余闕傳關守安慶

祠以勵將佐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為章孝寬  
死則為張巡許遠不可為不義屈唐書李襲志曰吾

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  
仇恥豈枯亂國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

法也開壁焚元詔登舟讀楚詞元詔招李庭芝使持  
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陣上明五忠傳雪菴

和尙明靖難時落髮為僧好觀楚詞時買楚辭袖之  
登小舟急棹難中流朗讀一葉輒投已不與時俯仰

葉于水投已輒哭已又讀終卷乃已  
若有人帶持與時許景衡得程願之學志慮忠純不

政忠直遇事敢言惟景衡耳北史周羅暉行晉絳  
三州諸軍事進兵中流矢卒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暉

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毀家  
動若有人帶持之狀絳州城破正當其日也

紆楚難破產報韓仇左傳楚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  
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紆楚國之難班固秦滅韓穀於苑

故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夫父五世相韓  
勿浣侍中血為題太史裾戰于蕩陰王師敗績

百官左右皆奔散惟紹獨以身捍衛兵及御輦飛箭雨  
集紹遂死之血濺御衣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穉侍  
中血勿浣賜以布衣題其裾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此  
致太祖賜以布衣題其裾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此  
歸田里均之一死勝爾實多各盡所能當仁不讓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

忠

宣忍害公何辭死國

唐書田悅拒命符令奇密語悅子璘委質朝廷璘遂降  
詔封璘義陽王悅引令奇切責之令奇罵曰爾忘義背  
主死在旦夕吾教子以忠殺身無所悔均死也吾勝爾  
多矣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歎息謂諸生曰人臣依  
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依

宣忍害公何辭死國說郭宋苗傳劉正彥叛張魏公  
浚在秀州謀舉勤王師一夕獨



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徐問曰汝非苗劉  
 遣來殺我乎曰然曰若取首去曰子頗知書寧肯為  
 賊用况公忠義豈忍加害恐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  
 宋史宋汝為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遇完顏  
 宗弼軍與時亮相失汝為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  
 劫而縛之汝為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而死  
 麥鐵杖不知炷艾炙額 馬伏波自願馬革裹屍  
 戡杖傳遼東之役鐵杖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  
 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額瓜蒂散鼻治黃  
 不羞而卧死兒女手中心乎後漢書馬援曰方今匈奴  
 烏桓尚擾北邊敢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  
 革裹屍耳 我為刺史何來酒監之呼 生一布衣用達史  
 臣之聽被執或妄以嘉安禮為泰安州刺史元兵至城破  
 為使之跪不遂遂以戈撞其胷而殺之我刺史也何以諱  
 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濟不為動元積遺書于史館  
 修撰韓愈曰甄生一布衣耳延頸受刃守死不曰不以  
 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謀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

一服賜衣而遇害 覩獻蓋以白誣 明孫炎傳炎被執  
 曰此紫綺衣君所賜者我當服之以死遂遇害 元伯  
 顏傳阿合馬誣伯顏平宋時取玉桃蓋帝案之無驗後  
 有獻此蓋者帝愕然曰幾陷吾忠良 生同食祿可云吾亦降乎 死有  
 遺言是乃民之望也 宋米立傳元兵畧江西立被執不  
 郎國之大臣立一小校何足道但世食君祿 涇原二  
 國亡何以生為哉 左傳楚子囊事詳忠二 涇原二  
 冢 河北大旗 名室志唐劉昌為涇原節度使嘗將  
 忠率諸將臨祭莫不感泣 二冢將曰旌義士曰懷  
 軍節度使常張一大旗書宋忠義河北王九郎以自表  
 喻良能情深勵俗書達九重 劉源清功在平濠門  
 標四字 宋紀俞良能嘗進忠義傳二十卷孝宗深歎賞  
 反清監旗邑門書盡忠報國四字 入秦不返空憐正  
 號集義兵效死勿去濠平擢御史 忠



則之形容 在蜀恒思益重九齡之風度

史記屈原傳原字正則懷

王入秦不返屈原瞻念楚國係心懷王遊于江潭顏色

惟悴形容枯槁彙苑張九齡言祿山狼子野心且有

逆相宜即事誅之後帝在蜀思其忠為泣

下又帝每擇相輒曰風度得如九齡否

年得士對策先知 平章事今日用卿垂簾早識

宋文

傳天祥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曰

是卷古誼如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

章得象為平章事帝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

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忠四

增髮動 唐顏杲卿傳初杲卿被殺狗首于衢莫敢收有

云動 縱飲舞劍 唐紀李元通為定州總管劉黑闥破定

餉飲者元通縱飲因舞劍 願為漢鬼 召虞俊為司徒

曲終仰天歎息潰腹而死

俊仰天歎曰願為漢鬼

不其城誘之使跪齊曰吾膝如鐵高郵知府張士誠

乎齊嘗舉進士第一論者謂不負所學云

奇金完顏絳山傳蔡城破為元兵所執曰吾奉御絳山

才斬不恨矣元帥奔蓋 忠告三卷 元紀張養浩嘗著

曰此奇男子也許之 南家好漢 宋史黎州通判

牧民忠告曰風憲忠告之道

敵曰此南 僵立矐目 宋史徐應鑣傳宋亡與其子女

家好漢也 僵立矐目 宋史徐應鑣傳宋亡與其子女

孫立矐目其尸井中皆 文不可草 元召彪孫傳劉整降



來告曰新朝寬大盍出詣官自言狀遜志斥之  
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為不義乎即日投井死

忠五

**增**詩魏曹植怨歌行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  
事不顯乃有音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刊推心  
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涕泣常流連皇靈大  
變動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  
滕感悟求其端公且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  
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晉傅咸集左  
傳句為詩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  
昭德塞回不隕其名死而利國以為已榮茲心不爽忠

而能力不為利啗古之遺直威黜百端勿使能植 唐  
李白咏蘇武詩曰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雁上林  
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水  
飢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  
看淚成血 張巡守睢陽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  
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  
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  
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 又夜聞笛詩曰若堯試一臨  
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  
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 宋文天祥正氣



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瀆上則爲日  
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滄溟皇路當清旦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  
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  
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勵冰雪或爲出  
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  
礪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  
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  
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  
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

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  
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括  
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元  
趙孟頫弔岳飛詩曰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蒼涼石獸  
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歎旌旗英雄已死嗟何  
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  
悲 虞集挽文天祥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  
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  
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



灑淚時 明方孝孺絕命辭曰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  
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狗  
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李東陽花將  
軍歌曰花將軍身長八尺勇絕倫從龍渡江江水渾提  
劍躍馬走平陸敵兵不能逼主將不敢嗔殺人如麻滿  
川谷徧體無一刀鎗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賊十萬勢  
欲吞將軍怒呼縛盡絕罵賊如狗狗不信檣頭萬箭集  
如蝟將軍願死不願生作他人臣部夫人赴水死有妻  
不辱將軍門將軍侍婢身姓孫收屍葬母抱兒走爲賊  
俘虜隨風塵寄兒漁家屬漁姥死生已分歸蒼旻賊平

身歸竊兒去夜宿陶穴如生墳亂兵爭舟不得渡隄水  
不死如有神浮槎爲舟蓮爲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  
抱兒達行在哭聲上徹天能聞帝呼花雲兒風骨如花  
雲手摩膝置泣復歎兒汝不死猶雲存兒年十五官萬  
戶九原再拜君王恩忠臣節婦古稀有嬰杵尚是男兒  
身英靈在世竟不朽下可爲河岳上可爲星辰君不見  
金華文章石室史嗟我欲賦豈有筆力回千鈞 楊繼  
盛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炤千古平生未報恩留  
作忠魂補

增 明太祖敕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沒



而名存有以垂訓于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  
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如  
江州總管李黼身死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  
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于後代蓋以勵風教也宜令  
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增**諭明太祖諭羣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爲國蓋愛君者  
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  
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豈  
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  
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表**漢諸葛亮出師表曰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  
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智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  
帝之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  
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  
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  
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  
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  
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



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  
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  
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  
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  
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  
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  
悉忠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  
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  
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

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  
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  
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  
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  
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  
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  
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  
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課以諮諏善道  
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增**疏明楊繼盛劾嚴嵩疏畧曰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令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于他日而乃履危蹈險攻難去之臣覲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願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况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懷壞天下之事者惟鸞與嵩鸞已歿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于鸞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

**原**牋梁王筠荅湘東王示忠臣傳牋曰竊以孝實天經忠為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準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良為片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

**增**書金史劉炳中進士第上書條便宜十事一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效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後有司畧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為自安之計邪使為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 明



史傳畧曰元蔡子英上明太祖書曰陛下乘時應運提三尺劔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傳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跡旣忤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萬死莫贖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上報深仁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

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聞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一食其祿終身無貳是故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貞之士中君羞以爲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將極其猛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爲未足于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治天下之本莫大乎禮義廉恥也以今天下之廣人物之衆不以臣一人而加少不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于國舍臣不用何損于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擊持大經大法以昭示子



孫臣民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囚而廁諸維新之朝  
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思維咎往昔之  
不死至于今日惟一死可以塞責乃陛下待臣以禮加  
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立名亦不敢偷生以苟祿若  
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固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陛下威加海內不患不伸于匹夫之賤然臣  
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毀志以徇時故王蠲閉  
戶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而樂死亡顧  
義之所在雖湯鑊有不得避也眇焉之軀上愧古人死  
有餘恨惟陛下裁察

晉書忠義列傳序曰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  
難信哉斯言也是知殞節苟咎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  
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勵松  
筠之雅操見貞心于歲暮標勁節于嚴風赴鼎鑊其如  
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像丹青前史以爲美談  
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雖背恩亡義之徒  
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于時至若嵇紹之衛  
難乘輿下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  
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恥臣于戎鹵張禕引鴆  
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勵志莫不忠烈秋霜精貫白日足



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與敘其行事以為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原贊**梁元帝忠臣傳記托篇曰太真挺英投袂勤王伯猷蹈節身殞名揚嶷嶷景倩主亡與亡嗟乎尚矣惟國之良又忠臣傳陳爭篇曰子政鏗鏗誠存社稷朱雲折檻遂其犇直隋庾信表盜諫文帝贊曰千乘峻轍六轡危行路迴松坂山斜柳城龍淵地狹華蓋風驚賢臣攬轡可謂忠貞

**增**雜文唐太宗祭比干文曰道喪時昏奸邪並用暴君虐主正直難居雖識墜存亡詎能遣凶暴之累智周萬

物不能離顛沛之間然則大厦將傾非一木之能正天道去矣豈一賢之能全奮不顧身有死無二蹈死節者罕有其人所以悽愴風煙靡尋餘跡暄涼丘隴空有其名雖古今殊途年代冥漠式遵故實爰贈太師謚忠烈公清酌少牢以陳薄禮遊魂彷彿照此嘉誠

忠義一附

**增**說苑曰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賾使晉而返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賾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以難乎邢蒯賾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



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賁可謂死節死義矣 裨編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 宋紀曰張世傑有甥韓在元張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荅之 又

曰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志固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宜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又曰元李恒攻文天祥天祥師盡潰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濬鄒瀨乘騎逸去時賞至奮罵不屈有繫累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沐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



原從鼓子

增奔袁軍

從鼓子之臣曰風沙釐以其擊行軍各復其辭曰我君  
 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士臣今君實遷臣何賴  
 于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爾祿爵對  
 曰臣委質於君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也三國志關  
 羽傳曹公擒羽禮之甚厚而察其心無久留意張遼  
 以情問之羽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  
 誓以共死不可背要當立效以報曹公及羽殺顏良曹  
 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  
 先主於  
 袁軍  
 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儉宣不迎攸怒曰  
 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儉耳何故不見迎欲以  
 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鷄乎育執刀攸曰君辱臣死自  
 昔懼然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攸曰君辱臣死  
 宣懼然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攸曰君辱臣死  
 坐距閉使抱者大不敬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旂太學下

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遮丞相  
 孔光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遂抵宣罪減死一等  
 况平厚贈備死不賀况漢朱暉暉為郡吏太守阮  
 不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所求于我所  
 者三國志袁渙以嘗為備所舉吏獨不賀  
 哭過鼓喧呼誅譚修聞之修傳為表譚別駕魏太祖  
 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相欲觀修意默然不應修復曰  
 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  
 其義聽之厚紀欽宗罷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  
 等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  
 李邦彥等擢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召網  
 奮躍傾血以飲踰牆而藏萌後漢劉平傳建武初守  
 孫萌平時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  
 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曰此義士也勿殺遂

人部

忠義

忠義

三



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  
 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褒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長吏及  
 茂傳建武二年為郡門下掾時赤眉攻郡縣殺長吏及  
 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  
 孟縣書則逃隱夜求糧食更無美談終無異詞後  
 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  
 戴就傳就任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  
 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于錢塘縣獄  
 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懷慨直辭色不變容謂安曰太  
 守何符大良強相掠報國雖命固宜申斷冤毒奈  
 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解釋郡事其父安深奇  
 傳事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郡事又陸續  
 楚事主簿宗得錄其功曹史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  
 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惟續宏勳掠考五  
 毒肌肉消爛以報智伯不負桓侯伯報仇謂襄為智  
 終無異詞以報智伯不負桓侯伯報仇謂襄為智  
 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我故以國士報之  
 之至于智伯以國十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

峻寇蘭石桓彝遣將軍俞縱禦之縱敗左右勸退軍縱  
 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  
 之不可負國也力戰而死事子尚後遼東送表尚首懸在馬市招觀  
 從事紹卒又事子尚後遼東送表尚首懸在馬市招觀  
 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相義之軼敗惺惺初廣陵高惺  
 寓居江州軼年既而遇赦惺惺而軼敗惺惺初廣陵高惺  
 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惺惺而軼敗惺惺初廣陵高惺  
 請活使君得全太守元史葛榮圍信都魏冀州刺史  
 與兄祐俱執兄弟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  
 頭請死以活使君弟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後漢  
 彭修傳修仕郡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  
 百人作亂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  
 飛矢雨集修障太守得全露板請葬將車送喪荀晉  
 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露板請葬將車送喪荀晉  
 閻傳大司馬齊王問辟閣為掾問敗暴尸已三日莫敢  
 收葬閻與同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  
 者稱焉漢廉范傳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  
 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謹難解于是東至洛  
 人部



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傲下獄遂得衛  
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而殊不意乃謂白卿何  
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自亂邪語遂絕融繫  
出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  
陽葬畢衣不解帶乳為生潼忠厚開府王延者性  
乃去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在閣下衣不解帶授  
驃騎將軍李元蒼頭也元家相繼疫死惟孤兒續始生數  
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元家相繼疫死惟孤兒續始生數  
旬諸奴僕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乃潛負續  
逃去親哺養乳為生潼推燥居濕備嘗艱勤雖在孩  
抱有事輒長防亦遭五矢便被七創守陳楚忠傳太  
請白然後行之亦遭五矢便被七創守陳楚忠傳太  
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  
刃伏楚以身捍之曰章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  
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于足負楚以歸  
楚國先賢傳應余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山民皆叛  
余與太守東方表逆力得賊射余身死君全娟  
七創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娟

如無恨因仰天號泣而俱下分歡厨米共給衣  
資三國滅洪傳魏太相聞張超于雍丘洪從紹請兵欲  
求救超紹不聽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賊  
糧盡無救呼吏不聽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賊  
洪于大義不得死謂曰表氏所圖不軌且不放洪郡將  
士民皆垂涕曰明府與表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  
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  
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  
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眾分歡之稍以為  
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眾分歡之稍以為  
西會西羌反叛梁湛妻于悉避亂他郡形獨不去為起墳  
豕乃潛穿井旁以驚為窟室書則隱氣夜則負土其妻子  
意形已死還見大驚關西成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形  
不受視書長歎持賊大呼容以書招休之錄事韓  
而歸延之復書曰夫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  
乎假令天長喪亂九夫流混濁當與賊洪遊軒地耳裕  
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唐裴度傳王  
師討蔡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

忠義

忠義



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鞞荆背裂中  
 單又傷首度冒璫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  
 呼賊斃義手度墜溝給送車馬驅護蠅蟲傳嘉嘉  
 賊意已死因亡去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敵討賊  
 郡為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敵以  
 敵為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  
 身捍之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于是兩  
 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申馬遣送之陳留楊廷聞之號  
 獄中與守固俱暴尸于城南喬故掾陳留楊廷聞之號  
 泣星行到洛陽乃著赤情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  
 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之  
 罪不魔之不去喪而復存軍節度使和凝傳梁義成  
 從事懷與唐莊宗戰于胡柳墜戰敗脫身走獨疑隨之  
 反顧見窺靡之使夫疑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  
 得死所耳豈可夫邪已而一騎追壞幾及疑叱之不止  
 即引弓射殺之德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後其主鄭  
 年國兵南伐一德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後其主鄭  
 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簿錄其家孝如名亡去一德獨奮

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邪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  
 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  
 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柱今吾家業既  
 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因分美田廬遺之德謝曰一  
 德謝曰一  
 受戮故留以報主何由也廬為遂不受而去聞命歡  
 笑詣喪慟哭馬南史沈攸之傳攸之至人或以邊榮為留府司  
 受流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木心不能也沈攸之  
 兒敬兒曰邊公何為同人作賊不斬生何須見問命斬之  
 是宋世忠臣不可謂賊身本不斬生何須見問命斬之  
 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北史陽固傳清河王暉領大  
 尉野震練釋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害元又執政  
 以常被辟命遂縶請喪所盡哀動哭良久乃還僕射  
 皆署燕名不知雋賂漢周嘉傳嘉高祖父燕宣帝時  
 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關稱密詔遣覆考燕見  
 人部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關稱密詔遣覆考燕見

忠義



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撓屈當下蠶室乃歎曰豈  
 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又朱篤傳太  
 守尹端以篤服問行輕齋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得輸  
 市篤乃端喜于降免而不言持鋤去草引車入陌後  
 作左校端亦終無所言不持鋤去草引車入陌後  
 知其由善本同縣李元蒼頭顯宗時辟公府再遷日南  
 李善傳善本同縣李元蒼頭顯宗時辟公府再遷日南  
 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李元蒼頭顯宗時辟公府再遷日南  
 鋤去草及拜幕哭泣其悲身自歎鬢執鼎俎以修祭祀  
 減其子鮑永傳永初為郡功曹王莽以為吏更始時封中陽  
 侯後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行縣路經更始墓引  
 帝入陷下拜哭盡哀而去又西至扶風惟牛上苟諫冢  
 帝問之問公卿曰本使如此何如張湛對曰仁者行之  
 宗忠者義之主也帝意乃釋烹固何害志不可  
 不忘君行之高者九帝意乃釋烹固何害志不可  
 移石乞而問白公作亂人攻之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  
 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注微之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  
 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注微之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

申濟傳張重單以車濟為金城令時為石虎將麻秋所  
 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  
 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  
 劍而死秋壯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  
 哭慟**原**纒布哭彭越江統送愍懷梁大使齊漢臬  
 彭越頭于洛陽詔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  
 越頭下祀而哭之晉江統傳愍懷太子廢賈后諷有  
 司不許宮臣追送江統結轡而殉治長升堂以召  
 統冒禁至伊水拜辭**增**結轡而殉治長升堂以召  
 諸生教諭請難師至公乃升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  
 知此堂何以大哭諸生亦哭乃以頭觸堂柱而死島中  
 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乃以頭觸堂柱而死島中  
 五百豈從漢帝之招坐上三千僅得馮公之市田橫  
 既葬二客守其塚旁孔皆自到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  
 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  
 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戰國策齊馮煖為孟嘗君  
 收債于薛及歸孟嘗君曰債收畢乎曰收畢矣以何市  
 人部



而反馮煖曰君言視吾家所少者臣竊計君家所寡  
有者惟義耳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  
者也後孟嘗君曰先生所以為文市義者乃今見之

忠義二

皆死謙得免詔復  
其門號曰七賢  
增 理無兩直  
皆嘗為張軌傳後漢吳詠

兩直自刎而死參賢相  
增 理無兩直  
皆嘗為張軌傳後漢吳詠

子孫咸為之悲後吳會為太守以  
鍾會于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殮雄于獄司隸

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

如王法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

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

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

由是顯名

願以身代遂前就斬使  
者孫而赦之由是顯名  
馬義烈謂曰二陸吏掠拯數百兩踈骨見終言機及弟雲

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君可不愛身乎拯仰

復人費慈宰意乎孟政等令獄吏詐為拯辭亦已三族拯

負二陸死是吾分卿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

安可負君固言桓康裝擔桓康隨太祖為軍容從世

相在願縣秦始初世祖起義為郡所繫眾皆散康裝擔

破郡獄出世祖郡追兵急康等四十餘人相結復歸江

南續文獻通考晉相趙勸有奴曰王安遣歸石勒逆弟約

誅約蘇峻反賊而奔趙勸以既滅劉曜當顯明順逆乃

人竊逃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必同其



難漢晉春秋公孫瓚為袁紹所敗關靖曰吾聞君子陷  
孤得無預輟耕錄劉信甫為富商曹氏奴曹瀨死以  
察其詐直赤馬之子不勝怒且憤毒父死而復訴于府劉  
適達魯花赤馬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  
法并得無以守信甫曰殺人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  
赤孤得無預輟耕錄劉信甫為富商曹氏奴曹瀨死以  
罪罷去守復官凡獄訟道里費蓋鉅萬計孤悉籌花赤以  
甫曰主有難報奴救脫之分內叱令北向紹領賢行狀表  
事審配腹心之報力辭不受  
兵入鄴生縛謂曰曩者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魏太祖  
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  
爾也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吾君在北  
虛井宋紀元兵克潭州李芾與帳下沈忠合室盡死潭  
枕中出二楮也明徐氏昆弟別產而屠伯得一馬仲僕

一牛則耕馬則馳得一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  
不若牛馬邪酒畫策榮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  
得銀一十二兩界寄二十一年而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  
謂寡婦曰老奴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  
細悉均分之日以此貽兩  
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

忠孝一

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詩曰王事靡盬  
不能藝稻梁父母何嘗 又曰駕彼四牡載驟駸駸豈  
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諭 禮記曰為人臣之禮不  
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  
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

忠孝

忠孝

忠孝



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 史記趙世家曰家聽于親而國聽于君古今之公行也 孔子世家曰爲人子者母以有已爲人臣者母以有已 漢書劉向傳曰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東平思王宇傳曰蓋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 范升傳曰子以人不聞于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 晉書段灼傳曰臣聞忠臣之于其君猶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

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戚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于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 陳書徐陵傳曰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 北史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竭力以奉其親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人臣之節也 宋孫固傳曰人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 莊子曰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漢馬融忠經曰夫惟孝者必貴于忠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斯福祿至矣 涑水司馬氏



曰某事親無以踰于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讀書筆記曰大道之世無忠臣無孝子其無忠臣非無  
忠臣也夫人而莫非忠臣也其無孝子非無孝子也夫  
人而莫非孝子也

忠孝二

**增**史記曰仲尼孝子舜禹忠臣 穀梁傳曰于盾也見  
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孝經緯曰孔子  
云欲觀吾褒貶諸君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  
史記曰石奢為楚昭王相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  
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于王曰殺人者

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  
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  
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  
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自刎而死 戰國策陳軫謂秦  
王曰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  
天下皆欲以為子 說苑曰楚申鳴者孝聞于國王欲  
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何不受乎申鳴  
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  
于國立義于庭汝樂吾無憂也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  
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

人部

附錄

忠孝



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于君而祿歸于親今既去父事君得不死其難遂往而以兵圍之白公與石乞謀曰申鳴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必來遂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已不得為父之孝子也乃君之忠臣也援枹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何面目立于天下遂自殺 漢書延篤傳曰篤謂前越雋

太守李文德曰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于不忠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從此而沒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報 世說曰吳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者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 晉書溫嶠傳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于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加焉 卞壺傳曰壺與蘇峻力疾而戰死之二子矜野見父沒相隨赴戰同時見害矜母裴撫二子屍哭曰父為忠臣汝



為孝子夫何恨乎 謝琰傳曰孫恩寇山陰琰出戰殺賊甚多繼而敗績千秋亭與二子肇峻俱被害詔謂琰父子隕于君親忠孝萃于一門焉 南史劉敬宣傳曰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桓序謂其父牢之曰卿此兒非惟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 袁粲傳曰粲謀誅蕭道成為戴僧靜所殺子最大叫抱父乞先死粲謂最曰我不失為忠臣汝不失為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梁書謝蘭傳曰蘭五歲每父母

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飢彊食終不進舅阮季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曰蘭 魏書彭城王勰傳曰高祖詔勰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 邢巒傳曰世宗勞遣巒于東堂曰蕭衍寇邊旬朔滋甚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計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勛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 名臣錄曰范仲淹曰狄公仁傑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公嘗赴并州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



謂與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 唐李源傳曰  
源東京留守愷之子也愷死安祿山之難源時八歲被  
俘爲奴故吏贖歸其宗源以父死非命不仕不娶長慶  
中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薦之穆宗下詔曰褒忠  
所以勸臣節旌孝所以激人倫其以源守諫議大夫遣  
使者持詔書袍笏就賜 唐紀曰王義方欲奏彈李義  
府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  
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  
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 說郛東  
谷贄言曰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

合君心者爲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  
乏濟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即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  
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即君之心也 宋史楊政傳曰  
政父忠戰沒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于  
親者必忠于君此兒其大吾門乎 一統志曰元趙弘  
毅嘗爲國史編修官明兵入城弘毅歎曰我今但有一  
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爲中書管勾亦  
與妻訣曰吾父母俱死尚敢愛死乎遂公服北向再拜  
縊死 元伯顏不花的斤傳曰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  
州也常南望泣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



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八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即死復何恨伯顏不花的斤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福州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明鄭克敬傳畧曰克敬官御史常奉使還賜之宴不食光祿以聞太祖問之對曰今日臣父忌日不敢食肉太祖曰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一統志曰朱益永樂末進士廉靜寡欲宦遊不挈妻孥卒時惟一僕侍命之曰未能報吾君親歸以忠孝二字語吾子孫

明陳祚傳畧曰祚仕宣德朝坐直諫忤旨舉家繫獄父竟瘐死後出獄疏請歸葬持服不許明日再請詞益痛切薛瑄言祚事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一統志曰劉瑀正統中進士憲廟簡入內閣呼爲東劉先生而不名居家孝父母沒各廬墓三年所居號曰仁孝里嘉靖初事聞欽撰祝文曰忠禪于國孝表于鄉爲一代名臣云明馮恩傳畧曰恩論張孚敬及汪鋈方獻夫之奸逮繫詔獄幾死子行可年十四請以身代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爲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邪



忠孝三

**晉國禎** 家寶 晉書高密孝以承親忠 孟游太學因童

買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 投箸 梓

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號為寶田 杜忠孝 投箸 梓

胡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饈 太如未食也

不忠者輟飯臣聞求忠臣者于孝子之門 安有孝如王而

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由是著忠孝節 石奢自刎

注胡頸也梓胡梓其頸而投殿下也 孝于親豈不忠于君

破張邈生得謀懼太祖曰孝于親豈不忠于君 呂布

為魯相之用 兩節並弘 二理同極 南齊書元孫曰

帝曰柳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

本一 亡家憂國 立身成名 漢書公孫述使刺客

抽刀而絕帝省書流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歛書表投筆

尚書兼魏王帥王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

不遠不撓 可移可事 遠期在忠孝 死身可以成名

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春戀墳隴 此史柳遐傳

孝可移于朝廷盡禮舊室其忠可事 于新君 非為富

貴 即是神仙 遭父北遷思慕涕泣長而力學 母曹氏

止之答曰君父仇未報非敢忘富貴也 明 為赴魏

軍 豈知王臘 死三國志諸葛亮子即瞻 督諸軍至涪亭戰

早斬黃皓以致領敗用生何為馳赴魏軍而死 骸骨去

職三子皆在位後悉令解官歸鄉里 鮑宣等即乞骸骨去

用漢家祖臘久問其故曰吾祖宗豈知有王氏臘乎

忠孝

忠孝

忠孝

忠孝



考叔稱純

李嵩何罪

左傳穎考叔聞鄭莊公誓不見

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感其言遂為母

紀秦主姚興太后卒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

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

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曰嵩矯常

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與曰忠臣孝子有何罪乎

臣所教愚夫不為期不紀范純仁遺表云先天下而憂

子而微臣資以事若者武問史裴讓之弟詎之奔關

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史裴讓之弟詎之奔關

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

不為園郎唐書馬周傳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為

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

漢書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金日磾弟倫于

後詔留侍成帝死則塞禍貴不為榮吳道受詔

捕范滂馬令郭揖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

塞何敢再拜而辭晉紀秦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滂

跪受教再拜而辭晉紀秦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滂

城遣北騎送母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堅欲以

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虓遂不任

母之獲全秦之惠也雖公厚恩但老母見虓遂不任

天為降印金以名軍博物志太尉常山張顛為梁相

地民爭取之即為一員石顯令後有鳥如山雀飛翔近

孝侯印顯表上之藏于官庫後議郎樊行尼校書東觀

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降印宜可復置

史正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降印宜可復置

三信他軍時獨援袍以鼓叱馭而行鳴苑楚申

燕名曰忠孝軍獨援袍以鼓叱馭而行鳴苑楚申

孝二漢書王尊為益州刺史至九折坂曰此非王陽

所畏道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何以見祖皆知顯親益王立志宋張鏜僕射浚之後

衡山兵敗被執元參政崔斌又宋周虎守和州母何氏

何以見祖皆知顯親益王立志宋張鏜僕射浚之後

何以見祖皆知顯親益王立志宋張鏜僕射浚之後

何以見祖皆知顯親益王立志宋張鏜僕射浚之後

何以見祖皆知顯親益王立志宋張鏜僕射浚之後

何以見祖皆知顯親益王立志宋張鏜僕射浚之後

何以見祖皆知顯親益王立志宋張鏜僕射浚之後

何以見祖皆知顯親益王立志宋張鏜僕射浚之後

何以見祖皆知顯親益王立志宋張鏜僕射浚之後

何以見祖皆知顯親益王立志宋張鏜僕射浚之後

何以見祖皆知顯親益王立志宋張鏜僕射浚之後

何以見祖皆知顯親益王立志宋張鏜僕射浚之後

何以見祖皆知顯親益王立志宋張鏜僕射浚之後

何以見祖皆知顯親益王立志宋張鏜僕射浚之後

忠孝



傾家貲以爲軍士破敵全城封感義郡夫人其誥畧云  
 使天下之爲人母者皆知以是教其子使天下之爲人  
 子者皆知以是教其父惟此三子幸有二弟初潭集陳元方  
 是顯其親以惟此三子幸有二弟初潭集陳元方  
 子君高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元紀明符起惟此  
 三君高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元紀明符起惟此  
 忠孝幸有弟當爲終養拜母而告其母曰舍兒不能兩全  
 都路幸有弟當爲終養拜母而告其母曰舍兒不能兩全  
 屈而恒思歸國何可假人陳書梁元帝時沈炯爲  
 死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何可假人陳書梁元帝時沈炯爲  
 戶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之閉  
 說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兄爽曰可以假人陳書梁元帝時  
 秀出臣不如恭至于忠孝亦何可以假人陳書梁元帝時  
 令見先人常令紀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立朝讜正元主  
 孔子戒矣元主曰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  
 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又元圍潭州尹毅時寓居  
 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冠招鄉人曹冠帶見先人耳  
 此何時行此近濶事毅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耳

禮畢與其不得承命 豈復全交 反南史宋竟陵王誕  
 軍現之辭曰忠孝不得並全現之有老父在不得承命  
 誕因而殺之漢書臧洪傳洪答袁紹書曰本州被侵  
 郡將邁尼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紹書曰本州被侵  
 淪滅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門乎遂致  
 揮涕 謁帝改容 仲書殷仲堪鎮江陵桓靈實攻之後  
 生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門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  
 死之汝等奉養不將欲何之門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  
 北史普泰初崔猷遷司徒從帝爲之改容曰送曰忠孝  
 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爲之改容曰送曰忠孝  
 之道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爲之改容曰送曰忠孝  
 此道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爲之改容曰送曰忠孝  
 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  
 可捨朕去邪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  
 計聞帝震悼令擴廓帖木兒襲父職身率將士誠所刺  
 誓必復仇遂克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父 同日  
 而至 一方所歸 天祥嚴骨歸葬吉州適家人亦自惠

忠孝



州奉其母曾夫人之極同日而至人以為忠孝所感  
 晉書沮渠蒙遜傳羅仇謂其弟麴粥曰吾家累世忠孝  
 為一方所歸寧人宜有甄錄以為鏡戒北史崔光伯  
 負我母我負人司以其吏滿奏代詔曰光伯自滄海沂  
 清風遠著兼其兄光詔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  
 甄錄可更任三年以廣風化曰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  
 退欲為勤以善自終因諫之曰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  
 當世功名盡忠于國則爵賞光乎卜以善俗詩為  
 諫書漢書嚴遵卜筮于成都不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  
 師後王賀嗣位以淫亂廢治事使者責問式曰師何以  
 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  
 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端禮常賜書敬  
 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性理樂菴李氏曰人  
 宗不識字忠孝之家四字賜之六世孫高宗常御書  
 讀書須是識字許陽城語諸生景讓舉一爵唐陽  
 敬宗不識忠孝字

城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  
 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三  
 年不歸侍者斥之南都新書大中間丞郎宴席蔣伸  
 在坐忽酌一杯言曰坐上有孝于家忠于國者飲此爵  
 眾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為君為父付一笑于此  
 景讓起引此爵將曰宜然  
 生事宋事元敢二心以逃死一統志宋李成大知金  
 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增事池榜掠不屈先殺其  
 二子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遂遇害宋史厓山既  
 平文天祥被執張弘範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出涕曰國  
 能以事宋者事元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  
 亡不能改為人臣者死有餘  
 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心乎  
 忠孝四  
 原辭母白帖翹王經為尚書高貴鄉公欲討司馬文王  
 被收泣辭母王沈王經皆預謀說沈走告文王經獨不行  
 為臣則忠人誰不死死得所何恨之有辭主蜀徐庶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



從先主曹公獲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  
 心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遂詣曹公  
 處為中丞朝臣惡其強直乃使隸夏侯  
 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辭處曰  
 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  
 而子乎今日我死所也  
 天子親題其碑曰有  
 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安君定親  
 曰三國志魏文帝終制  
 以安君之親則聖賢之忠孝矣  
 乃心本朝  
 帝時吉  
 尼釋之之言鑒華元明帝之戒所  
 以安君定親則聖賢之忠孝矣  
 乃心本朝  
 帝時吉  
 挹守魏興符堅遣將來攻力不能抗  
 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  
 守節心本朝  
 戒子努力  
 宋史杜衍為宋賢相卒時  
 孝乃節心本朝  
 戒子努力  
 宋史杜衍為宋賢相卒時  
 孝力忠  
 鄉里易名  
 屯田郎中樊黃之少以純孝聞累遷  
 所居為忠孝  
 鄉孝芝甲

忠孝五

**原表**梁元帝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實曰嚴敬求忠  
 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溫夏清盡事親之節進思將美  
 懷出奉之義義軒改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  
 靡不夙夜在公忠為令德若縉雲得姓之子姬昌魯衛  
 之臣是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臣  
 連華霄漢憑暉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  
 禮早蒙丹扈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充國之形顯宗念  
 功雲臺圖仲華之像

**增書**宋謝枋得與程鉅夫書畧曰枋得宋室孤臣所以  
 不死者九十三歲老母在堂耳今天已奪其恃枋得無

人

忠孝

忠孝

忠孝



意人間事矣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傳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于家而能忠于國者未之有也語曰人苦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言之况稍知詩書識禮義者乎且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非其人而負求才之意傳曰為人子止于孝為人臣止于忠某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 明宋濂荅郡守聘五經師書畧曰古之通經者非思騰簸口舌以聾瞽時俗實欲學為忠孝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苟于孝道有關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召辱耳

陽城為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其有不省親者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濂嚴父年垂八十旦暮弄雛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去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尚不欲久去膝下况為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面目以見之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

**增序**馬融忠經序曰忠經者蓋出于孝經也仲尼言孝者所以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荅君親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廢于國孝不可絕于家孝既有經忠則猶缺故述仲尼之說作忠經焉



有聖世則德教並行民之歸附如響

之應問君子之合也亦何異乎國者不何雖千室千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

子思如也聖王治世德教並行民之歸附如響

問而自心民之歸附如響民之歸附如響

而不始又夫則不夫然猶昔代何爾乎世豈無明於

野不夫不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世無窮入耳海八十五暮弄翻騰隨心盡變日之

春不存則昔乎其首不皆曠昔明氣夫之此古入

則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